第四百五十八章 杀死虚无缥缈的过去

虽然有新研制出来的罗盘不过仇在抗着两个人穿越封锁线的时候还是被发现了，正面突围属实不是仇的强项，在断了半条腿的情况下坚持到了北部大泽的支援。

花橙骑着血虎兽如同天神下凡般将仇从濒死的边缘拉了回来。

那一瞬间仇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女神。

以花橙为首的北部大泽势力硬生生的将仇护送出半个战争线去，与天凝的队伍汇合才回去。

天凝搀扶着仇和花橙告别。

“别摆手了，人都走没了。”

“天凝，你觉得花橙怎么样？能不能当你的嫂子。”

要说在世的人中天凝还跟谁最亲，那就非仇莫属了。两人相识于微末，对对方都知根知底，最主要的是两人的地位处在同一水平线。

“花橙，还行吧。她的拳头很硬，正面硬大能捶你两个。”

仇的笑容有些贱：“是嘛，我就喜欢女王风范。”

“别犯贱了，赶紧走吧，剩下的路不好走，等回去之后让洪凡白给你看看腿，好去追花橙。”

“你说的太对了。”

剩下的路确实不好走，他们遭受了雷神教派更加疯狂的进攻，都到了拼命的地步，一行人只要暴露一点踪迹就会有一批‘疯狗’追上来。

当一行人回到正义联盟的安全区的时候只剩下三个半人，天凝的背上是已经处在假死状态的仇，属于半个人。

一行人遭受了最猛烈的一波进攻，就在天凝要拼命时仇站了起来。

压制自己的生命力，强行提高自己的实力，打开了一条生路，但是在进攻的过程中因为受到了太多的神威压迫，灵魂接近破碎的边缘，处在了假死的状态，如果没有什么有效的手段，那就是慢性死亡。

正义联盟的总部是龙德帝国，当得知仇把人接回来后，一直处在闭关状态的蓝终于出关了。

当蓝出关的那一刹那众人都感觉到了不一样，如同面对巍峨耸立高山，又如同广阔无垠的海洋，一种凡人在超级自然面前的渺小感。

蓝身上的气势很快就平息了下去，境界处在了主境与领域境之间，那时比半步主境还要往前的境界，只要抓住一丝的灵感就能踏足主境。

面对仇的情况蓝也是束手无策，最多就是运用天地大势将仇体内的神威压制住，这样做也只是延后死亡的到来。

在这一瞬间蓝有些质疑自己所做的决策到底对不对，从天凝遭受的进攻来看雷神教派很想要华心诗，要是真的把两个人送到星瀚城所要承受的代价恐怕会十分惨烈。

“带回来的人呢？”

“放到天阴阁了，一路都在昏迷。”

蓝有些奇怪：“一路？”

天凝从储物护腕中拿出来一块宝石丢给蓝。

“里边有两坛子药，红字的是迷药用来喝的，蓝的解药用来闻得，好像是那个叫易成风的研制的，对冲天境以上修为的人没啥作用，都是把他们的经脉封住给他们灌的。”

蓝取出红色药喝了一口，感觉跟喝水没什么区别，这种低阶毒药对他们这些境界高深的人来说已经没什么用了。

蓝走向天阴阁，身上平息下来的气势又开始涌动起来，看着躺在床上处在昏迷中的华心诗五味杂陈。

八十多年了，这还是第一次这么近的看她。

“像，太像了。”

蓝的眼神好像一个没有感情的傀儡，以前那种十分渴望的活热心情，现在看到真人之后变得异常的平静，甚至有种要摧毁掉的冲动。

而且蓝从华心诗那显眼的额头鳞片中感受到了微弱的雷亚的气息，那种气息即恶心又熟悉，熟悉到即使纷杂的气息都能一眼看到然后极度的厌恶。

蓝极力的遏制自己想要将鳞片抠下来的冲动。

“雷亚想要得到华心诗的原因或许就是因为这个鳞片，如果单独带这个鳞片去是不是就能达成雷亚的条件？”

昏迷中的华心诗睫毛微动，闻了解药之后精神开始缓醒过来。

不间断地迷药作用让华心诗脑子昏昏沉沉的，全身无力，艰难的睁开沉重眼皮，脑子都出现了一段空白期，思想还没缓过来。

蓝就站在一旁，没有发生一丝声响，将华心诗的动作从头看尾。

好久，华心诗紧蹙着眉毛，手指微动后就没了反应，身体的虚弱让她动不了，努力想要唤醒自己的脑子，但是脑子里一片浆糊，除了沉重还是沉重，其他的什么也没有，脑袋昏沉的连眼皮都睁不开。

在浑浑噩噩中感觉一丝清凉从自己的太阳穴中流入，那清凉在自己脑袋中转了一圈扫走所有的浑噩，然后往下流动身体的虚弱感被去走，逐渐开始掌控自己的身体。

微微睁眼，不适应光亮，视线从模糊的星星开始变得清晰起来，一名温润如玉的男子站在旁边。

华心诗心中一紧，想要起身，虚弱感让她难以行动。

“别动了。”

蓝控制着灵气在华心诗的体内循环了一个大圈，往后站了站：“中迷药太久了，你身体还没适应过来。”

华心诗微微偏头看着蓝，有些自嘲。

“正义联盟的盟主，我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有什么价值值得您如此大费周章的把我从北部大泽弄到这里？”

“你的价值比你想象中的要大得多。”

蓝找了个椅子坐下，深吸一口气问道：“你认识雷亚吗？”

“认识，一个死了好几年的名人，怎么了？”

华心诗的回答无比的平静，在她的口中这个人就跟她毫无交集。

“如果不是她我或许这一生都不想面对你。”

这句话让华心诗难以理解，好像是喃喃自语又好像是对她语重心长，在记忆中可是从来没有和这个龙德帝国的三皇子有过交集。

蓝突然冒出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华心诗就算是不想听也不能说不。

“从前有个不完整的家庭，小男孩从小跟着母亲长大，母亲从来都会告诉男孩他的父亲是谁，隐隐能够猜到父亲的职业是一名拳击手。”

职业一说出口原本静静聆听的华心诗眼神一下子聚焦起来，紧盯着龙德蓝。

“后来，在男孩八岁的时候跟着母亲走在马路上，亮起绿灯的时候穿过斑马线。”

蓝的右手从空中横向划过，左手纵向穿了过来。

“嘣！”

两只手撞在了一起。

华心诗竟然被吓得一哆嗦，心脏好像揪了一下。

蓝平静的放下手看向华心诗。

“母亲为了救孩子被失控的大货车撞飞出去，当场身亡。华心诗有没有听说过这个故事？”

从刚才华心诗的表现中蓝已经知道了答案，华心诗也是穿越过来的，她就是自己前世的母亲。

华心诗有些迷茫有些震惊也有些难以自信，本来已经在心中蒙尘的梦境被蓝的故事扫走所有的灰尘，梦境的画面再次清晰的从脑海中浮现。

“那是一场梦，梦中有一些零散的片段。我牵着一名男孩，然后被一辆车撞飞出去。”

蓝的眼神变冰冷起来。

“如果这名男孩还想再要一次你的命，你会给吗？”

“不会。”

华心诗斩钉截铁的回答。

“我已经因为这种事情犯过一次错了，因为这个错我被囚禁了五十多年。你知道这五十多年我是怎么过的吗？在黑暗荒芜、毫无感知的空间等待生命的流逝，就连感受时间的流逝都成了奢望，我为什么要因为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梦境去做毫无利益的事。”

“哈哈哈...”

蓝毫无保留的笑了出来，笑声中是无奈和释放。

“说得太对了，华心诗。如果不是因为我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做，还真想现在就把你杀了。”

华心诗已经恢复了部分力气，刚要翻身跃起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压住，动弹不得。

“乖乖的别反抗，我还需要你去做重要的事情。”

刚刚恢复的意识再次迷糊了过去。

蓝看着躺在穿上的华心诗毫不掩饰内心的杀意。

“雷亚，我很期待你死在我的剑下。”

贪恋荒芜的过去只会葬送现在的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那得不到的曾经。